

天涯诗海

毕业歌

(组诗)

■ 周广玲

送别

长亭外,风停了
你把行李扛上肩膀,我们挥手
像往常放学那样说“明天见”
可我们都清楚,明天不会再有课

古道边的草还绿着
夕阳把影子拉得很长
当年的笛声早就停了
只剩下手机里存着的那首老歌

你说天涯其实不算远
我说海角也总能找机会回来
可这一转身
或许就隔了半个人生

晚风吹过空荡荡的宿舍
我对着你离开的方向站了很久
到最后只轻轻说了一句
慢点走

光阴的故事

春天的花,我没记住名字
秋天的风,吹走了作业本
冬天我们挤在一起,靠着彼此取暖
夏天最漫长,像永远考不完的试

那个总迟到的男生
后来再也没有迟到过
因为毕业了
不用再赶去上课了

墙上的倒计时最终归了零
黑板上写的名字慢慢被擦掉了
食堂阿姨总多给我盛的那勺菜
成了散伙前最后的午餐

流水带走了一切啊
把我们从莽撞少年
变成了一个
偶尔翻旧相册的人

栀子花开

栀子花开了
白得像刚裁好的第一页信纸
你说好香啊,我答是啊
然后就陷入了沉默

六月的风走得很慢
慢到一朵花开了整整一个月
我们从花下走过无数次
没有一次,停下来好好看看

花瓣落下来的时候
我们就要各自动身离开了
你捡起一片
轻轻塞进我的书包

淡淡的青春
就这样淡淡地结束了
只有栀子的香气
在记忆里,留了很多年

友谊地久天长

干了这杯吧,老朋友
明天你往天涯,我走海角
还记得那个发烫的夏夜吗
我们挤在沙发上聊到天快亮了

你说以后要赚很多钱,我说活着
快乐就行

友谊万岁
这句话说出来确实有点老土
可我还是想告诉你

不管隔了多少重山
不管多久没联系了
只要你开口一句
我永远都在这里



栀子花开。蒙海龙作

百家笔会

海口湾的“水上交响”

□ 谢辉

这场盛会,有竞技的滚烫热血,有民俗的温厚人情,有海风的轻轻抚慰,也有成长的浅浅印记。它不是一场赛事,更是海口这座城,朝着世界迈出坚实又温暖的一步。

端午的海口湾,太阳是慷慨的。云洞图书馆那道白生生的弧线,被晒得晃眼。海面也给搅碎了,万点金鳞,随着水波一漾一漾的。鼓声就在这时候起来,不是从远处,是从水中央,从那片被烈日与海风一同拥着的水域里起来。一声,一声,不急不缓,像人的心跳,结结实实地敲在耳膜上。

“海口杯”端午国际龙舟邀请赛,今年办得热闹,也办得敞亮。一百支海内外队伍,都聚到了这海湾里。水上那番较量,真是好看。桨叶入水,出水,齐得很,像一排利刃,唰地一下就把湛蓝的海水劈开了,身后拖出一条长长的白浪。划船的后生们,脊背晒得油亮,是那种好看的古铜色。汗水和海混在一处,顺着下巴颏儿往下滴。可你看他们的眼睛,都亮得很,盯着前头,仿佛要把浑身的力气,都使在那一声整齐的马号里。这就是龙舟,是刻在骨子里的东西。

岸上的人,也多。只是这端午的日头,实在有些过分热情了。我瞧见一位年轻的母亲,一手打着伞,一手紧紧搂着怀里的孩子。那小儿子踮着脚,使劲儿想从前面大人的肩膀缝里看比赛,小脸晒得通红,却不肯挪步。还有几位老人家,寻了树荫坐着,眯着眼,手里一把蒲扇,跟着鼓点的节奏,轻轻敲着膝盖。天热,是劝退了一些人。可留下来不走的,都是真心想把这热闹看进眼里、记在心里的。

热闹也不全在水上。岸边的市集,清补凉的甜香混着椰子水的清气,把那股子暑气冲淡了不少。有个穿志愿者衣服的大学生,额头头发湿漉漉地贴在脑门上,正在帮一位坐轮椅的老人调整观看比赛的角度,他笑起来比海风还清朗。不远处,几个刚下场的队员,浑身湿透,正你一杯我一一杯地舀着水喝。水珠子顺着胳膊肘往下掉,在地上洒开一小片湿痕。他们

拍着肩膀,大声说笑,方才在赛道上的那股子紧绷劲儿,全化作了眼底的笑意。这些零碎又温情的片刻,和水面上的竞渡一样,都是这盛会里真切的注脚。

海口湾的景致,是这出戏顶好的背景。一边是云洞图书馆,样子新,线条活;一边是海口钟楼,模样老,性子沉。新老两个物件,隔着一片海望着彼此,像是在说一场跨了时空的悄悄话。龙舟就在这画卷里穿行,桨声、鼓声、浪声、笑声,搅和在一块儿,成了这座城端午时节最生动的声音。

我想起今年二月亚洲乒乓球锦标赛也在这儿办的,王楚钦、孙颖莎、林诗栋那些明星球员都来了,着实让海口人骄傲了好一阵子。从乒乓球的那方小舞台,到龙舟的这一块儿,海口办国际大赛的路子,是越走越稳当了。当然,再好的事,也难十全十美。譬如这天儿,热得让人心里发

慌;又譬如有些地方,人挤着人,转个身都难,这些都是成长里的小磕绊。可海口人是宽容的,就像这片海,容得下百舸争流。我们看得到它的用心,也愿意等着,相信明年这时候再举办的大赛会办得更好。

鼓声渐渐歇了。夕阳把海面染成一片温柔的橘红,像是泼了满海的蜜。龙舟静静靠在岸边,桨叶上还挂着水珠子,一颗一颗慢慢悠悠地往下落。岸上的人三三两两散了,市集的灯一盏盏亮起来,卖清补凉的摊子前,依旧挤满了人。

这场盛会,有竞技的滚烫热血,有民俗的温厚人情,有海风的轻轻抚慰,也有成长的浅浅印记。它不是一场赛事,更是海口这座城,朝着世界迈出坚实又温暖的一步。

掌声总会远,海风却常在。明年的端午,海口湾的鼓,想必还是会响起来的。

亲情家事

母亲与旗袍

□ 谭梓健

母亲退休后,整个人闲了下来。她翻看着从前记录下来想做却没时间做的事,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直到有一天,她在手机上刷到一位白发老人穿着旗袍走秀的视频,眼睛忽然亮了。

“真好看。”她喃喃地说。我以为她只是随口一赞,没想到她开始频繁提起旗袍。可每次说完,她都要补一句:“我都这把年纪了,又胖了,穿旗袍能看?”拍拍自己的腰身,自嘲地笑笑。

可没过多久,我去母亲家,发现她的书桌上多了几本关于旗袍的书,电脑屏幕上还停着一个裁制旗袍的教学视频。我偷偷翻了一下浏览记录,从“旗袍的款式分类”到“量体裁衣”,再到“盘扣的制作技巧”,她看了几十个视频和帖子。我这才知道,母亲不是不喜欢旗袍,而是觉得自己“配不上”它。

可她开始变了,她在手机上看各种做衣服的视频,拿个小本笔记。茶几上摊着本子,密密麻麻记着尺寸、面料、裁剪方法。过了一段时间她告诉我,在老年大学报了一个服装裁剪班,专门学做旗袍。从那以后,每周两次课,她从不缺席。她说班上有十几个学员,都是跟她差不多年纪的阿姨,大家互相交流,很有乐趣。

转眼过了半年。那天我和姐姐

放假回家,一进门她就神秘地拉着我们往卧室走。床上铺着一件靛蓝色的旗袍,面料是素雅的棉麻,领口缀着几颗精致的盘扣。

“好看吗?我亲手做的。”母亲问,语气里有掩饰不住的得意。

“妈,真是你做的?”
“那还有假?”她脸上笑开了花。
“穿上去试试!”

穿上旗袍的母亲站在穿衣镜前,左照右照。那件旗袍裁剪得体,恰好遮住了她微微发福的腰腹,衬出一种温婉的味道。

母亲她对着镜子转了个身,裙摆轻轻摆动。“我年轻时就喜欢旗袍,可那时候哪有条件。后来条件好了,又觉得自己老了胖了。现在才想明白,旗袍又不是年轻人的专利,我这个岁数穿,有我这个岁数的味道。”那天她穿着自己做的旗袍,照着镜子看了很久也舍不得脱下来。

那件旗袍做好以后,母亲像是打开了新世界。她开始做第二件、第三件,还跟班上的学员们约好,一起去公园穿旗袍拍照。我看过她们的照片,一群年龄在六十多的阿姨,穿着各色旗袍,站在花树下,笑得比花还灿烂。我这才知道,旗袍对母亲来说,不只是一件衣服,更是一段被认真对待的时光。老去的只是年龄,不老的是那颗依然愿意尝试、依然愿意美丽的心。

都市表情

酸笋坛前闻“臭”师

□ 李全伟

在广西柳州,许多人早晨是被一碗螺蛳粉唤醒的。大街小巷中,米粉店鳞次栉比。外地游客来到柳州就是为了体验那种味道,一头扎进店里,吃得满头大汗,心里却很满足。

一碗粉里面,汤是灵魂,粉是骨架,酸笋就是调和汤底的点睛之笔。柳州百姓常说:“无笋不成粉,失臭便无魂”。一碗正宗的螺蛳粉,它的灵气大都蕴藏在坛子里发酵出的酸笋里,那股刺鼻古怪的味道就是柳州风味特有的基调。而闻“臭”匠人就是靠自己灵敏的鼻子来守护着螺蛳粉的灵魂鲜香。

城郊的酸笋腌制工坊中,排列整齐的陶坛一层又一层。将新鲜的竹笋放入坛中密封保存,在清凉的泉水和陶土之中慢慢发酵,坛中食物渐渐发生变化,各种味道也在密闭的空间里慢慢改变。29岁的闻“臭”师傅李师傅已经

和酸笋一起度过了六个春秋。技校毕业后,在朋友的邀请下,他偶然进入了酸笋质量检测行业。就这样,李师傅常年在一行行坛罐之间穿梭,用鼻子当尺子,来测量酸笋发酵的程度,每天与酸笋特有的味道为伍。

世人口中的酸笋“臭味”,是嫩笋经过水泡、密封坛子之后,在自然发酵过程中产生的一种特殊气息。新鲜笋放入坛中时,气息很浓烈,冲鼻得很,随着时间的推移,各种味道慢慢消散,温婉绵长的酸香味渐渐充满了整个坛子。气味消退和生长之间的细微界限是没有固定模式,只有长期从事这一行当的匠人,打开坛盖,凑近鼻子闻一闻,就可以判断出发酵的程度以及笋的质量如何。

目前螺蛳粉行业发展日趋规范,各种理化指标都被精确量化,从而保证了酸笋的基础质量。但是食材的最佳风味,并不能用冷冰冰的

三角梅,开在小区门口

□ 向前

小区门口的那排三角梅,今年开得格外磨叽。春日天气反复,忽冷忽热。花枝一直默默憋着劲儿,枝叶懒懒垂着,迟迟不见盛放的模样,直到气温终于安稳下来。

最先绽开的是墙根寥寥几朵,怯生生贴着铁丝圈。三片粉紫苞片环成一圈,单薄又温柔。风轻轻拂过,整面花墙跟着轻轻晃动。行色匆匆的路人,没人特意为此驻足。保安大叔揪着矮凳坐在一旁,慢悠悠剥着橘子,偶尔抬眼,淡淡瞥一眼初开的花。对面楼宇的玻璃映落暖阳,落在细碎的花瓣上,通透轻薄,像一张张柔软的彩纸。

这排三角梅是前年栽下的。

初来时不过膝,纤细弱小,无人留意。可它从不张扬,日日默默生长,顺着栏杆缠绕,攀援,一点点铺满灰扑扑的铁丝网,把冰冷的铁架悉数遮掩。去年盛夏,它骤然盛放,浓烈的玫红覆满整面围墙,轰轰烈烈。来往住户才蓦然发觉,纷纷驻足拍照、伸手轻触,感叹这花开得热烈,轻盈如纸。

唯独今年春日,它长得肆意又凌乱。同一根枝桠上,新叶刚刚吐出嫩绿的芽,枯花还迟迟不肯零落,新旧交错,错落丛生。放学的小姑娘路过,抬手指着花枝:“妈妈,花儿开得好乱。”母亲轻声答:“不是乱,是春天在和它躲猫猫呀。”

我问言微微一怔。忽然就共情了这株迟迟盛放的三角梅。近来琐事缠身,工作堆积,心绪杂乱无章,屡屡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像极了犹豫着、纠结着,不知何时全然绽放的它。

午后路过门口,换班的保安大叔收拾着板凳,低声自语:“明天该全开了。”次日清晨出门,果真一夜春风,繁花炸裂。

自墙头至墙脚,层层叠叠的花簇铺天盖地,密密匝匝,彻底掩去了铁丝网的锋芒。玫红、紫红深浅交织,风起时,满墙花浪翻涌,鲜活又热烈。

傍晚归家,再度路过花墙。夕阳的碎光从花隙间簌簌洒落,落了一地斑驳光影。我静立凝望,心头积压多日的褶皱与烦闷,被这满墙鲜活的热闹,一点点温柔熨平。

原来这一墙繁花,恰似人间寻常众生。各有节奏,缓缓生长,默默盛放,岁岁年年,安稳度日。



螺蛳粉。蒙海龙作

数据完全表达出来。机器可以检测到合格的参数,但是无法捕捉到时间、地域等因素融合在一起所产生的独特香味,酸笋最为恰到好处的味道临界点,还需要依靠师傅们多年的经验以及敏锐的嗅觉来把握。

六年晨昏变化之中,别人避之不及的笋气,在李师傅那里变成了每天都会遇到的寻常之事。一个地方坚持一种风味,一道风景撑起一座城市的生活气息,不被人注意的闻臭行业随着螺蛳粉的味道从普通的街道上走出来,成为柳州地区产业中温婉的一笔。

科技可以制定标准,但是无法复制出人与自然朝夕相处所形成的感受。正是因为有像李师傅这样的人坚持着,用鼻子守住了那份纯粹的味道,所以才使得柳州这股特有的乡土气息,穿越城市的大街小巷,经久不衰。